

【阅读提示】

这是一起时间跨度长达一年的打拐大案。我们的采访,因案情侦查需要,从2017年8月23日收网第一名嫌疑人,持续到当年12月中旬。

这起案件中,我省警方对39名嫌疑人采取了强制措施,解救了8名被拐卖儿童。被拐卖儿童最大的2岁,最小的被解救时仅出生34小时。这是近年来,全省打拐案件中不多见的一起重特大贩婴案件。

在跟随刑警记录此案的过程中,我们也逐渐了解到打拐案件近些年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特点。



2017年8月28日,云南籍拐卖儿童嫌犯被石家庄警方押送回来。

【记者手记】

我们能做什么

因案情侦查需要,这是一篇迟来的报道。

2017年8月23日,出发抓捕当天,为了抓嫌疑人交易的现行,警方要凌晨4时集合。20多名刑警,四五台车,领了不同的任务后,从沉睡中的石家庄出发了。

在藁城与头一天就蹲守嫌疑人的刑警碰头时,他的眼睛布满血丝,头发乱糟糟的,身上的T恤都皱了。

即便这样的警界硬汉,却在面对刘某珍家床铺上那个被拐儿童时,眼眶红了。一位民警进屋转了一圈,出来叹气,连尿布和奶粉都没准备。

没有人知道,从千里之外的亲生父母身边,辗转三地被贩卖的几十个小时里,这个新生儿吃了什么喝了什么,为了让他安静,有没有被喂过什么。也没有人知道,如果在这过程中发生了意外,或是体检不合格,如果未能被尽快解救,这个孩子将来的命运将是什么。

至少,不管是买家还是上线,甚至孩子的亲生父母,在他们眼中,孩子已经不是一个孩子,而成了一件流通的商品。

这起案件中的上线嫌疑人黄某霞被抓的一刻,她五六岁的儿子号啕大哭,黄某霞眼角泛泪要求儿子嘱咐几句话。民警问她,你贩卖别人孩子时,别人家孩子就不是孩子了?黄某霞愣了,下没回答。

黄某霞还没回答的是,他们两口子长期没有工作,是怎么盖起的金碧辉煌的二层小楼,买了两辆轿车。

随着打拐力度的加大、法律的完善、技术手段的升级,近年来我省拐卖儿童发案率大幅下降,打拐正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。

相比盗抢儿童的人贩子造成受害人家破人亡,新型拐卖儿童犯罪显得更为隐蔽。在很多事发地,村民们往往不愿意细谈邻居买孩子有什么不妥,更不愿意说明知道这事儿犯法,为什么不去报警。但正如警方所分析的那样,如果对亲生父母参与贩卖儿童犯罪持默许态度,我们不仅无法面对伦理与良心的质问,而且相当于直接打开了潘多拉魔盒,下一个飞出来的恶魔,可能是盗抢拐卖儿童犯罪的升级。

目前,7名孩子都在被解救地的福利院暂时安置。



被拐卖的孩子出生只有34小时,因体检没进行,买家连奶粉和尿布都没准备。

让天下无拐 不再遥远

一起打拐大案的背后

□记者 白云

买家入刑 舆论仍需进一步引导

把时间拨回到2017年8月23日10时30分,邢台晋县河渠村。

63岁的刘某珍被约到了村中心小卖部门口。

出现在她面前的,并不是一小时前一手交钱一手验货的中间人,而是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刑警大队的民警。

这是这起跨度长达一年的重特大贩婴案件的第一次收网。

在这起打拐大案中,刘某珍的身份是买家,她用8万元从中间人手里,订购了一名男婴。面对民警,她的汗从鬓角一直流到下巴。

沿着村里弯曲的胡同,在刘某珍家的床铺上,刚刚出生不到两天的小小受害人,被裹在小棉被里,几乎一动不动。刘某珍的儿媳慌忙地看着一拥而入的民警。

同样慌乱的刘某珍最终承认,因为儿子儿媳结婚几年没孩子,她下血本买了个孙子传宗接代。中间人跟她说,这是抱

养,给的钱是好处费,不算买。她茫然地将儿媳挡在身后,指着床上的孩子问:孩子你们抱走还不行吗?

现在,不行。我国刑法曾经规定,收买被拐卖儿童,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,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,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。这意味着在打拐案中,当警方将被拐儿童解救之后,几乎就没买什么事了。但,这条本旨在保护被拐卖儿童免受买家虐待的条款,却曾经意外保护了很多买家。

买方市场活跃,使贩卖儿童有利可图,这是拐卖犯罪屡禁不绝的原因之一。河北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打拐科科长陈源介绍,为此,相关部门一直呼吁:买家入刑。

2015年8月29日,刑法修正案(九)通过,上述条款被修改为: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,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,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,可以从轻处罚;按

照被买妇女的意愿,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,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从此,只要收买妇女儿童,一律入刑。2016年,全省拐卖儿童案件立案数比2013年下降了80%以上。数字背后,买家入刑,不能不说对于遏制拐卖案件发生起到了很大作用。

但时至今日,在民间,特别是广大农村,针对买孩子的情况,仍很少有人举报。打拐案件最大的特点,就是多由警方主动发现或被拐儿童父母报警。通过举报的途径来发现线索,少之又少。很多村民明知谁家多了个来历不明的孩子,但是往往认为对自身利益没什么危害,就选择默不作声。陈源介绍。

当日10时40分,将被拐儿童解救、控制买家后,此次行动带队负责人、新华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闫利民,组织民警,几乎是架着买家向村外快速撤退。就怕村里围攻,人多强抢,孩子一转移,就不好找了。

村子周围的地里,都是一人多高的玉米。导航指引的乡间小路,两次把车子带进泥坑。闫利民亲自驾驶,一直开到大路上,一车人紧绷的神经才松下。

在这起打拐大案中,我省警方历时数月,先后解救了8名被拐儿童,另有8名买家被采取强制措施。

在以后的解救中,有一名中间人爬上窗户要跳楼,僵持了4小时才被警方劝下来。还有一次,警方还遭到买方家属堵住车辆不许离开,闫利民下车作了一小时工作才得以脱身。

事实上,在抓捕行动开展前,警方已掌握了数名被拐儿童被贩卖的信息,但苦于时机不到,只能按兵不动。此过程中,有些被拐的孩子被贩卖到买家将近一年,但警方未接到一起报警。

说起人贩子人人喊打,但其实很多罪恶就发生在我们身边,要让大家都形成买孩子有罪的观念,舆论还需要进一步引导。闫利民认为。

事实上,在抓捕行动开展前,警方已掌握了数名被拐儿童被贩卖的信息,但苦于时机不到,只能按兵不动。此过程中,有些被拐的孩子被贩卖到买家将近一年,但警方未接到一起报警。

说起人贩子人人喊打,但其实很多罪恶就发生在我们身边,要让大家都形成买孩子有罪的观念,舆论还需要进一步引导。闫利民认为。

说起人贩子人人喊打,但其实很多罪恶就发生在我们身边,要让大家都形成买孩子有罪的观念,舆论还需要进一步引导。闫利民认为。

说起人贩子人人喊打,但其实很多罪恶就发生在我们身边,要让大家都形成买孩子有罪的观念,舆论还需要进一步引导。闫利民认为。

说起人贩子人人喊打,但其实很多罪恶就发生在我们身边,要让大家都形成买孩子有罪的观念,舆论还需要进一步引导。闫利民认为。

人贩子 团伙作案形成职业犯罪链条

2017年8月27日22时许,赴云南的抓捕小组返回石家庄火车站,和乘客一道走下列车的,还有两名戴着头套的云南籍拐卖儿童嫌疑人。警方有证据显示,她们涉嫌在云南当地从儿童父母手中购买儿童,通过河北的下线和中间人进行出售。

这也是目前拐卖儿童犯罪的新特点。单打独斗的盗抢孩子贩卖,近年已经非常少见。现在的新形式多是亲生父母卖掉孩子,由职业贩婴团伙主导,通过层层加价将孩子贩卖到买家手里。陈源说。

近三年,石家庄警方打掉的拐卖儿童团伙中,解救的被拐儿童全部系亲生父母贩卖,而且源头相对固定,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。

闫利民拿到一张从买家刘某珍那里搜出的出生医学证明,显示这名婴儿来自张家口,上面写着亲生父母的姓名。出生证明显示,这名婴儿2017年8月21日23时30分出生,到被解救一刻,仅有34个小时。新生儿在这么短的时间,被贩运到千里之外,嫌疑人是如何做到的?

过去,盗抢儿童的拐卖嫌疑人,将儿童运输上千公里后,多到异地农村以孩子父母不想要了为由收取介绍费,将孩子随机卖掉。而近几年,被交易的儿童流入的是一个完整而职业的贩婴渠道,有的甚至出生前就被纳入了销售环节。

警方此次抓获的嫌疑人黄某霞夫妇,每个月几乎都要到外地采购。为逃离铁路乘警打击,他们都驾车前往。被警方抓获的一刻,因为前一天为贩孩子几乎驾车整整24小时,嫌疑人夫妇正在补觉。

警方此次抓获的这一组人贩子,共有五人,分别负责从孩子父母处购买和找中间人。通过他们,孩子再流入千里之外的下线手中。此时,本文开始提到的这名男婴,价格从3.1万元涨到了4.1万元。而孩子转到买家手中时,价格已涨到了8万元。

目前的拐卖儿童犯罪中,甚至分化出专职的买手、倒卖人和中间人,层层分销。对于需要掌握每一个犯罪环节作为证据的警方来说,这无疑增加了许多困难。

石家庄市公安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孟占军说。

据嫌疑人交代,如今,一名被拐卖儿童的价格已从前几年的两三万元上涨到七八万元。这一方面是因为警方打击力度加大,风险高了;另一方面则是中间人很多,层层加价。

孟占军负责打拐案件的侦办,他接触的作为中间人的嫌疑人,大多人脉很广:有的是当地澡堂的搓澡工,利用在澡堂结识大量客户的机会推销被拐儿童;有的则是媒婆,在大集上向熟悉的村民散布自己可以介绍小孩,靠乡邻的口耳相传来打开销路。

销售渠道的职业化,也提高了买方的验货标准。以前买卖孩子,就是看看外表。现在,交易前要到当地的县一级医院先体检,个别的还要带上被拐卖儿童父母或者兄妹,以便买方参考被拐卖儿童未来的身高相貌等。孟占军介绍。

事实上,在记者跟随着的抓捕行动中,就遇到了因一名嫌疑人带着孩子去医院体

检,令警方意外扑空的情况。这种体检,往往还决定着被拐儿童的命运。

也许有人认为,相比盗抢孩子的拐卖儿童犯罪,亲生父母出售孩子的社会危害性较小,实则不然。陈源说,职业贩婴链条形成之后,一旦买卖亲生儿童不足够支撑市场需求时,就会刺激犯罪嫌疑人的铤而走险盗抢儿童。

警方在严打拐卖儿童犯罪时,还曾发现倒卖孩子过程中,因需要长途运输,嫌疑人给被拐儿童吃安眠药或镇静剂,造成意外。而此次计划解救的8名被拐儿童,已有1名因患病死亡。

打拐者 和时间赛跑

2017年8月23日16时,石家庄市藁城区锁家寨村。两层的楼房院墙有3米高,大门紧闭。蹲守了一天的民警反馈,嫌疑人交易后回家,没有出门。

一名刑警前去敲门,始终没有回应。记者被警方安排前去以问路为名叫开了门。一名老人面对涌进的民警反复表示,儿子儿媳不在家。一路民警冲上二楼,将正在睡觉的黄某霞夫妇抓获。

当时,其他抓捕组正分赴云南等地抓捕,前后投入了近百名警力调查取证。截至2017年12月22日,共有39名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。

长达4个月的抓捕过程,一方面是此案涉及嫌疑人众多,警方多次跨省抓捕。一方面是被拐卖儿童的下落还要依靠审讯中间人获得。

这个过程很辛苦。新华公安分局刑

警大队副大队长李建军介绍,警方面对的大部分嫌疑人,已与过去一时期起意拐走儿童出售的嫌疑人不同。抓捕藁城一对嫌疑人夫妇时,警方苦等了4个多小时。因为嫌疑人在大门口装了监控,盯守民警只是从嫌疑人家门前走了一趟,女嫌疑人就两次出来查看。

我们抓获的平山一名贩婴团伙主犯,60多岁的老太太,银行卡上流水一百多万元人民币,被抓时身上有5部手机,所有上下线都是单线联系。孟占军感慨。

以前都是嫌疑人将外地生的孩子运过来,常被铁路乘警看出蛛丝马迹,还没到目的地就被截获。陈源说,随着打击力度加大,嫌疑人甚至会将孕妇带到贩卖地,生完孩子后在当地出售。

面对贩卖儿童犯罪手段的升级,警方

也要拿出新的应对措施。

2016年5月,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上线。这是继全世界第一个为寻亲建立的DNA数据库之后,又一个专为反拐建立的平台。

目前,河北省约有560名民警入驻该平台。一旦接到儿童被拐信息,这些民警确认消息后,就上报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。在公安机关侦查没有发现有价值线索的情况下,发动群众搜集线索。

信息发布之后,将会通过新浪微博、高德地图、今日头条等渠道,以儿童丢失地点为圆心,失踪时间1小时以内的,信息将推送半径100公里;失踪2小时以内,推送半径200公里;失踪3小时以内,推送半径300公里;失踪时间超过3小时,推送半径500公里。

这一平台上线后的第一起成功案例运用,就发生在河北。

2016年5月11日,一名两岁的四川女孩,跟随家人在衡水火车站转车时被人拐走。陈源介绍,警方及时通过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和微博、微信等方式发布儿童失踪信息,发动群众提供案件线索。民警先后赶赴山东德州、河北邯郸、河南郑州等多地开展调查,并结合群众举报线索,查明了犯罪嫌疑人逃跑轨迹和真实身份。

最终,32小时后,专案民警辗转3省4市,行程2000余公里,抓获嫌疑人并解救被拐儿童。

截至2018年1月初,河北警方通过该平台共发布了137条寻找失踪儿童的案例,其中132名成功找回,孩子都是走失,或离家出走。

的福利院暂时安置。根据2014年12月23日,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民政部联合下发的《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》,出卖未成年人的父母,人民法院可以撤销其监护人资格。

央视有一档著名节目《等着我》,每一期都能听到一名被拐卖儿童关于童年的锥心回忆。而现在,我们最没有办法去了解的,就是那些被亲生父母卖掉的孩子,他们长大了该何去何从。

我们能做的就是举报一切关于买卖孩子的线索,如果您知道,请您拨打110。

文/记者 白云